

· 天柱苗学会个人专集 ·

# 高原意象

陈 平◎著



团结出版社

陈 平◎著

# 高原意象

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，常做着年轻时代的梦。

不管是阴风恶雨，还是阳光灿烂，我们都应感谢生活，感谢文字。因为生活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，文字倾诉了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回顾来路，咀嚼人生滋味，不也是一种快乐？



团结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高原意象 / 陈平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3.12

( 文化中国·趵突泉文库 )

ISBN 978-7-5126-2177-0

I. ①高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255429号

---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(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 )

电 话：( 010 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

装 订：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

---

开 本：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：80

字 数：192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12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26-2177-0 / I.848

定 价：198.00 元 ( 全9册 )

( 版权所属，盗版必究 )

## 与文字结缘 (自序)

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，常做着年轻时代的梦。人生总会有很多的无奈，于是生发出许多感慨，用情感敲打键盘，把心语变为文字，书写人世沉浮，抒发爱憎情怀，笑谈奇闻轶事，针砭丑行恶俗，这都离不开文字，只有文字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。不管是一路阴风恶雨，还是阳光灿烂，我们都应感谢生活，感谢文字。因为生活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，文字倾诉了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回顾来路，咀嚼人生滋味，不也是一种快乐？

——这是我写在自己博客上的主题词。我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。从自己教学生识字，到自己摆弄文字，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，最能表达情感的是文字，最能疗治心灵创伤的是文字。用文字拼凑文本，这其中有关哀伤，但更多的是快乐。在夜深人静时，情感的触须，追寻着生命的履痕，穿越时空遂

道，去探索心灵最深最隐秘的领地。此时，个人的午夜，在键盘的敲打声中，就显得格外祥和、宁静、深邃。我的文章，大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篇的。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我敬畏的是大自然。不管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，还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，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，只有大自然才是永恒的。这世界就这么奇怪，有人今天一夜暴富，也许明天他就沦为乞丐；有人今天在台上一呼百应，也许明天他就成了阶下囚。看花开花落，观云卷云舒，这是淡然中的快乐。常常想起故乡的一些人，一些活得卑微而艰难的人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但他们的一些平凡而细小的事，常常感动着我，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人性最善良的一面。于是，我就在键盘上敲打些文字，把他们记下来，让后人知道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曾有这样一群卑微者来过。他们与世无争，他们淳厚可爱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记下来？

一粒希望的种子，撒在情感的园地，让它在春雨中发芽，在阳光下生长，然后开花结果，就有了一份不薄的收获。一直深爱着文字的我，便积累了一些篇目，我把这些篇目挑选整理，就有了这个集子，有了这些自我陶醉的文字。就当一回自恋吧，哪怕这些文字只感动一个读者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用文字交流，但愿能有知音。

此书的出版，得到天柱县苗学会的高度重视，得到学会会长王绍源、副会长吴展江、乐祖杰等领导的大力支持，在此，我深表谢意！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与文字结缘（自序） | （ 1 ）  |
| 故乡风物      | （ 1 ）  |
| 苦 瓜       | （ 16 ） |
| 写给父亲      | （ 19 ） |
| 老油匠，我的爷爷  | （ 23 ） |
| 远去的影像     | （ 27 ） |
| 从农民到作家    | （ 35 ） |
| 最后的猎手     | （ 42 ） |
| 山村土医      | （ 47 ） |
| 腊 肉       | （ 51 ） |
| 七 公       | （ 55 ） |
| 从大山走向都市   | （ 60 ） |
| 不再是伤感的季节  | （ 65 ） |
| 常想起一位学生   | （ 71 ） |
| 这伙文友      | （ 76 ） |
| 一只叫春的猫    | （ 94 ）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冬天的河·····       | ( 97 )  |
| 记住这个冬天·····     | ( 101 ) |
| 冬日村庄·····       | ( 115 ) |
| 古城灵韵·····       | ( 120 ) |
| 高原意象·····       | ( 123 ) |
| 咀嚼青橄榄·····      | ( 134 ) |
| 不舍离去·····       | ( 144 ) |
| 春日心迹·····       | ( 150 ) |
| 仿佛一下就老了·····    | ( 157 ) |
| 年 味·····        | ( 164 ) |
| 春天姗姗来迟·····     | ( 170 ) |
| 黑夜，我走过一个村庄····· | ( 174 ) |
| 丰 碑·····        | ( 178 ) |
| 写在潮湿的春日里·····   | ( 183 ) |
| 日 子·····        | ( 189 ) |
| 永不凋谢的向日葵·····   | ( 196 ) |
| 草 们·····        | ( 201 ) |
| 冬日阳光·····       | ( 205 ) |
| 茶 情·····        | ( 208 ) |
| 爱，让天地作证·····    | ( 211 ) |
| 岁月絮语·····       | ( 214 ) |

# 故乡风物

## 汶溪河

踏上这片故土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河，一条由西向东流去的河。河是由蓝田和渡马流来的两条溪汇合而成，从汶溪的大坝中间流过，把汶溪分为南北两半，南边称对江，北边称中寨。临水而居，依山而栖，这是人类栖息的最佳选择。因此，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块土地繁衍生息，首先就选择了这条河。河是终年流着的。即使碰上大旱之年，这条河也从未干枯过。就是这条河，养育了故乡一代又一代人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汶溪河比现在的河要大得多。那时的河水很清，河床很宽，河水很深。沿河而上，河边架有不少水车，大大小小的水车整日吱吱呀呀地转动着，捆在水车上的竹筒子，随着水车转入水中，咕噜咕噜地灌满水，又随着水车转上来，哗哗地把水倒进水槽里，灌溉着河两岸的稻田。渡白水利和汶白水利修建后，这些古老的水车就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成了一道隐藏在岁月深处的独特风景。汶溪人是不会浪费资源的，他们在河中间拦一道坝，沿河就有了不少的碾坊和磨坊，有了不少宽而深的河塘。河塘里鱼儿成群，鸭儿成群；鸭逐鱼儿，鱼儿嬉鸭，其乐无穷。河塘边，蹲着不



少垂钓的人，他们专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标，不时地钓上来巴掌大的鲫鱼和鲤鱼，晚餐的桌上，自然就多了一道美味。当炎热的夏季到来时，这些河塘便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地。太阳下，孩子们一个个脱光衣服，以各种姿势跳入水中，然后仰面浮在水面上，让肚皮晒在日光下，享受着夏日里带来的快乐。最好玩的河塘应数岩口洞。岩口洞是蓝田和渡马两条溪的汇合处，最深的地方近二丈深，塘头立着一个大石头，半腰有一个台阶，每天中午放学，我们这些天性贪玩的学生，一群一群地直奔岩口洞，边跑边脱衣服，我们一到岩口洞，就一个个扑通扑通地跳入河里，嘻嘻哈哈地向大石头游过去，爬上大石头去跳水，但汶溪人不叫跳水，叫顿铁炮。胆小的就从大石头的半腰台阶上顿下去，胆大的就从大石头的顶上顿下去，铁炮顿得咚咚响，满河都是孩子们的嬉笑声。秋天河水变小，汶溪人就砍碎茶油枯去闹鱼。闹鱼的晚上，家家都准备好油槁或手电筒，准备好罾和网，准备好簰和鱼叉，准备好漏斗子和撮罾。罾位是要抽阄的，最好的罾位要出四个油枯，稍好的罾位要出两个油枯，一般的罾位只出一个油枯。油枯放入河中后，人们便点亮油槁，几千个火把几乎是同时亮起来，把汶溪河照得通红，老远望去，像一条巨大的火龙在慢慢向河的下游移动。这时，人们不断地扯起放在深塘边的罾，然后就听到三四斤重的鲤鱼在罾里噼哩啪啦地挣扎，于是喝彩声就不断地响起，声浪一浪高过一浪，那种捉鱼的快乐，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。那年是闹岩口洞，一个来自黄劳的人也来捉鱼，一条四五十斤重的大犁鱼昂着头，张着大口，飘着两根大胡子，咕呱咕呱地向他游来，他一见便吓得战战兢兢地说，龙王老爷，莫是我，是汶溪的人放大药！他边说边往后退。这时大冲的老肥子见了，扬起老柴刀，朝着大犁鱼嚓地一刀砍下去，大犁鱼被老肥子砍翻了，好几个人过来帮忙才把大犁鱼拖上

岸来。被大犁鱼吓得发抖的黄劳人好久才回过神来，啧啧，汶溪的人是蛮，龙王老爷也敢吃！一到冬天，一群一群的鲫鱼和鲤鱼就藏进了水草里，闲不住的大舅，就扛着用空桐木凿的独木船，带上篙竹、干网、鱼叉和用来割水草的长把镰刀，去深塘里叉鱼。冬天的鱼都懒得动，大舅先用干网把那片水草围起来，然后大舅用长把镰刀把水草一点一点割掉，等水一清，那一群一群的鲫鱼和鲤鱼就伏在干网边一动不动。那些鲫鱼，大舅就用小叉把它们一条条叉上来，那些鲤鱼，大舅就用大叉把它们一条条叉上来，每天都是满载而归。每年正月我去大舅家拜年，都能吃到新鲜的鱼。

在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，每到有月光的夏夜，我们一伙白天累得腰酸背痛的男青年，就去乡政府买上两斤饼干，带上三四斤自家酿造的红苕酒，带上二胡笛子，便来到河边的草坪上，一边吃着饼干，一边喝着苕酒，早已过了法定结婚年龄却还是单身汉的我们，于是就疯狂起来，唱的唱，拉的拉，吹的吹，尽管我们唱得簧腔簧调，沙的沙哑，但我们这伙快乐的单身汉，只管放开喉咙吼。吼得满身汗水时，大家丢掉手中的乐器和酒瓶，脱得一丝不挂，扑进河里，满身的燥热，一切烦恼和不快，统统被河水悄然带走。直到嗓子吼痛了，青春躁动的我们才安静下来，躺在草坪上，悄悄地说起村里的哪位姑娘最漂亮，哪位姑娘最贤惠，要是哪天时来运转，一定娶她做老婆。当河面上浮起白茫茫的水气时，我便吟唱起苏老夫子的“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”的佳句来，伙伴们听了就说我是一块读书的料，不该呆在田间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一辈子。一直玩到月落星稀时，我们才带着一身的轻松和愉悦，告别眼前的河，回到各自的家里，然后做一个甜甜的梦。梦中的我们，总是深深地沉浸在这条温柔的河里。

有时汶溪河也会发怒。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怒。每到春夏两

季，西边的天空一片墨黑的云压过来，于是雷电大作，哗啦啦的暴雨就像用盆子倒下来一样，河水便迅速上涨，于是狂怒的洪水像凶猛的野兽，冲破河堤，漫过田野，整个汶溪大坝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这时从上游漂下来的水车、磨坊、大树、圆木、枋片、牛、猪、羊，漂得满河都是。胆大的，就用长勾子去河边打捞。有些人家，打捞的洪水柴，够烧一年。但这样的洪水几十年也难遇上一次。

八九十年代，汶溪河上游的马脑壳和金梁冲出金子，一时间汶溪人掀起了淘金热，打金砂的浑水和提炼金砂的化学毒药水，每天不断地流入汶溪河，于是一条清亮亮的河变成了一条浑浊浊的河，鱼虾已开始绝迹。山上的金子淘完了，人们又转向了河里，河里被刨成了一个一个大坑深坑，洪水一来，泥沙和石头被冲下深塘，深塘就越来越浅，河床也被改了道。于是河水变浑了，河塘变浅了，过去的青山绿水不见了。还来不及逃亡的鱼群，又被贪心的人们拿着打鱼机追杀围剿，从此，汶溪河里的鱼就没了踪迹。

一个炎热漫长的夏季，我又一次踏上了这片故土。沿河而上，我想找回童年时代的那条河，找回那条鱼群漫游清澈透亮的河，找回那条曾多次悄悄潜入我梦中的河，可流荡在我眼前的却是一条瘦得几乎没有了生气的河，河面上再也看不到鱼抛浪，只见到一些枯灰色的水草沉默在河底，无奈地望着天空，像在诉说着什么。而今的汶溪河，已成了一条忧伤流泪的河，望着眼前的河，我心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。

## 古城墙

翻开《天柱县志》，上有记载，明洪武三十年（公元 1397 年），汶溪曾建立过千户所，属湖广靖州府管辖。在老人的传说中，有一条青石板的古驿道从汶溪直通靖州府。六百多年的风雨过去了，这座古城也早已毁在了战火中，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，五十年代初还能见到东城门和南城门，后来人们挖土开田，东城门和南城门就全被毁掉了，现保存下来的古城遗迹，就只剩下西北角的半截古城墙了。古城墙是用黄土夯成的。小时听老人说，古城墙高一丈多，宽三尺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的驳蚀，古城墙已变得越来越矮了，越来越窄了。现在看到的古城墙，上面已长满了茅草、藤蔓、刺蓬、竹子、三月泡树、鼓皮树。小时，我们这些孩子就老爱去爬古城墙。当三月泡红透时，经不住诱惑的我们，摘来一张张桐油叶，一个个抢先爬上去，把红得晶莹透亮的三月泡摘下来，装进用桐油叶卷成的漏斗形的筒筒里。尽管我们的小手被三月泡的刺划破了，但我们全然不顾，一个劲地摘泡，把那些最大的、最熟的带回家给爷爷奶奶吃。生竹笋的季节，我们三五成群地爬上去扯竹笋，扯着扯着，就突然蹿出一条乌稍蛇来，昂着头，呼呼地喷着气，直朝我们扑来，吓得我们丢下笋子，一个个都像学了轻功一样，从古城墙上纷纷跳下来，没命地跑，跑了很远，我们的双脚还在发颤，晚上做梦，也梦见被乌稍蛇撵。当古城墙上的鼓皮树结满了红得透亮的泡时，悠长的夏季就来了。古城墙上的鼓皮泡比三月泡大，比三月泡红。我们每次从古城墙下走过，看着又红又大的鼓

皮泡，都不敢上去摘，一是怕乌梢蛇，二是怕鼓皮泡卡喉咙。鼓皮泡虽然又红又大又甜，但鼓皮泡长满了一种细硬的毛毛，吃下去要卡喉咙，因此我们从不去摘鼓皮泡吃。一进入冬季，我们乡下的孩子就喜欢打陀螺，但我们汶溪人不叫打陀螺，我们叫打插子。我们总是用腿肚子大的油树木，削一个大大的插子。插子削成了，当然还得有一个打插子的好把把。插子把把大都是用棕树叶和鼓皮树的皮做成的。最经得打的还是鼓皮。为了能使自己拥有一个好的插子把把，我们就爬到古城墙上，砍下鼓皮树，剥下长长的皮子，再把鼓皮紧紧地捆在一根拇指大、一尺多长的棍子上，一个如意的插子把把就做成了。每到下课时，老师还未走出教室，我们就拿出插子，跑到走廊上或操场上，用鼓皮把插子紧紧地缠绕几圈，然后把插子把把用力一拉，插子就转动了，我们对着旋转的插子啪啪地抽打几把后，插子转得更快更密了。于是，我们就拍打着插子和对方的插子打架，看谁的插子转得久，看谁的插子被撞得急死。如果是小插子碰大插子，小插子就被大插子撞得老远，而大插子却转得密东东的，毫无损伤。每在这时，看的人就特别多，胜者就成了英雄，一脸的荣耀。败者就说，明天我削一个比你的还大，一定要打赢你的！果然，第二天操场上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插子，一个更好的插子把把，那个大插子转起来能发出嗡嗡的叫声，所有的插子都不是它的对手，这个大插子就成了操场上的霸主。但人们羡慕的还不是他的插子，而是羡慕他的插子把把。于是就有人问，你这把把的鼓皮是哪得来的？这么长？那人就很自豪地说，是从古城墙上砍下来的！

在这片故土上长大的我，然后就离开了故乡。但我的根却一直深深地扎在这片故土上。这么多年自己虽然呆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，可心始终依恋着这片土地。我在键盘上敲下的不少文字，大都

是与故乡的人和事有关。不知为什么，自己已很快进入花甲之年了，可很多次梦中总是梦见自己行走在这片故土上，梦见自己仍是顽劣少年，梦见自己和小伙伴们去爬古城墙。但我又一次真正爬上古城墙的时候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。夕阳西下，有风从西北方向吹来，古城墙上的丝茅草在风中簌簌作响。站在古城墙上的我，思接千载，神游八方，一座六百多年前的古城，似乎又耸立在我眼前。这里曾商贾云集，一度繁华。唐家巷子、陈家巷子、杨家巷子、魏家巷子，人潮涌动，市声喧闹。文昌阁里童子的读书声，紫金庵里高僧的念经声，东岳庙里的暮鼓声，教场上的练兵声，似乎又在我耳边响起。但一次次的战乱纷乘，人们又一次次在狼烟中逃难。暮鼓晨钟不再响起，繁盛的汶溪城却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。当战乱平息后，人们又回到了已成废墟的家园。他们在灰烬中寻找着祖辈遗留下的珍宝，在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种下维持生计的庄稼。我曾多次听老人讲，清同治三年（公元1864年），清兵从湘入黔镇压应芳农民起义军，清兵杀进汶溪时，百姓纷纷从北门逃向龙船坡，龙船坡全是大龙泡刺，满坡的大龙泡刺已被难民踩成了麻瓢。可见当时逃难人之多，之乱，之慌。就在这次战乱中，汶溪人的财宝被清兵洗劫一空。这次大劫难，就是汶溪人说的“清兵良子过路”。也是这次大劫难，很多汶溪人拖儿带女，离开了这片废墟，到另外的地方栖居，就没有再回来。曾繁盛一时的汶溪，只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历史总是离不开血与火。我曾多次翻阅泛黄的经卷，想从刻印的经典中寻找关于汶溪这座古城的详细记载，但每次都让我大失所望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六百多年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但我想追溯到七百年八百年以前，或更遥远的年代，我们的先民们是怎样开垦这片土地的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劫难，可根本找

不到文字的记载，连传说也没有。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，距离汶溪八里路的清水江畔烂草坪有古墓群，经省考古专家考证，古墓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。由此可推断，我们的先祖早已在汶溪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。站在古城墙上的我，看着东去的汶溪河，看着广阔的田野，看着远近的村落，看着家家房顶上徐徐升起的炊烟，看着村道上的羊群和牛群，现在的汶溪，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。

历史被岁月的尘埃掩盖。清爽的晚风不再吹来。拒绝一切喧闹的寂静，神秘地躲藏在时间深处的某一个角落，窥视着即将所发生的一切。静立的古城墙成了一道沉默的风景，倾听着天空与大地对话，静看着残阳与山梁接吻。在袅袅炊烟中，血红的残阳从冷水溪的山梁上慢慢地坠落，跌进了一个幽谧的梦境。一个古老的梦在升腾，在绽放，在燃烧……

## 乡政府

五十年代初，汶溪曾是一个乡，乡政府的所在地是杨姓家祠。家祠坐北朝南。五十年代，这座家祠还保存得完好。家祠四周是用砖砌成的，内墙上画有山水画，画有各种鸟兽画，还有当地名人题的诗。祠内中间是正厅，东西两侧是厢房。里面的房子全是用木头建成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西厢房楼上的南面走廊上，立有一个高高的木架子，每到开会时，便有人拿着喇叭筒，登上木架子，向四处高喊开会，在河对面的对江和大冲也能听到，于是人们便纷纷集中到乡政府。因此，现在的汶溪人都把杨姓家祠叫做乡政府。乡政府正厅的背后有一个很潮湿的小院，小院靠东边的墙壁砌有几眼灶，那是乡政府的食堂。东厢房是一个空旷的大院，是杨姓人祭祖的地

方。在大食堂时，这个大院里曾建过畜牧场，养过猪，我母亲就是饲养员，于是这里便成了我经常出出进进的地方。大食堂撤销后，我们生产队也曾在这里养过猪、关过牛。后来，里面的粪坑被填平后，这里就成了电影院，成了人民会场。六十年代中期，中国是一片红海洋，村边路口到处立有红牌坊，牌坊上面画有毛主席像和写满了毛主席语录，乡政府的四面墙壁上也用黄油漆红油漆写满了毛主席语录。在人民会场的大门正上方，大队还请罗富元画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，像的背后是万道金光。其实那像画得走了样，一点也不像毛主席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谁也不敢说那个像就不是毛主席，一旦说出口，那是要招来灾祸的。

乡政府挨我们陈家队最近，西厢房一楼最外面的一间和正厅楼梯头的一间，曾是我们陈家队的仓库。生产队每年秋收后的稻谷，都堆放在这两间大仓里。有一种比麻雀还小的鸟，我们叫它们芒冬屙，它们总是一群一群地从仓眼里钻进去吃稻谷。寒露过后，生产队就开始上山摘茶籽打桐籽了。一挑一挑的茶籽和桐籽，全堆在正厅的楼上。一到冬天，茶籽和桐籽就从裂开后的油球里蹦出来，人们便带上箩筐和筛子，去乡政府的楼上拣茶籽和桐籽，拣得越多，挣的工分就越多。小时候的我们，老爱去乡政府楼上藏猫猫。一次，我们藏在西厢房楼上的一间黑房里，一个伙伴顺手摸到了一样东西，他拿到有光亮的地方一看，是一双黑尖尖布鞋，上面绣得有花，这种鞋是死人穿的。他一见便尖叫着马上扔掉了，我们也随着他的尖叫惊慌地跑下了楼。从此，我们再也不敢去乡政府楼上藏猫猫了。

西厢房一楼和正厅一楼，曾是小卖铺，黑拉几、老顾、游世光、李东东、小曾、杨西东等都在这里卖过货。卖的大都是盐巴、糖果、烟酒什么的。西厢房的小卖铺比较高，为方便顾客买东西，



柜台外面就垫了一块厚厚的大木板，可馋嘴的孩子们，每天都要探着头钻进这块木板下去寻找硬币，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，总能捡到二分或五分的硬币，运气好，还能捡到二角或五角的纸币，于是他们把捡来的钱买下几颗水果糖，在小伙伴面前不断地炫耀自己的收获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黑拉几，他有时自己做苕巴糖买。他每次做苕巴糖，我们都围在旁边看。那苕巴糖在他的手中拉得蛮长蛮长。当他的手被热气腾腾的苕巴糖烫得受不了时，他便叭地往手掌里吐一把口水，双手一搓，又继续拉起苕巴糖来。大人见了就对孩子们说，那苕巴糖被黑拉几吐了口水，很脏，不要买来吃。大人说归说，可馋嘴的孩子们还是经不住苕巴糖的诱惑，总是背着大人偷偷地去买来吃。其实最让孩子们嘴馋的是黑拉几那玻璃缸内的兰花根，是一种用油炸过裹了糖粉的糖。吃起来很脆、很香、很甜。但我们汶溪人不叫它兰花根，却叫它搞搞糖。那天一个孩子去买搞搞糖吃，恰好黑拉几不在，是一个女的替他卖。孩子把钱递过去，说我买搞搞糖。那女的不知什么是搞搞糖，便问了一句什么糖呀？孩子就大声说是你搞我我搞你的那种糖呀！那女的一听便一巴掌掴过来，骂道：你人还没豆子大，竟敢占老娘的便宜！但孩子却弄不清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买搞搞糖要挨打，不明白的他只得摸着火辣辣的脸，怀着满肚子的委屈，含着泪乖乖地回去了。搞搞糖他没吃上。

六十年代，白市制材厂的知青下放到我们生产队，他们就住在乡政府楼上。正厅后院的灶房，就是他们的食堂。在人们的传说中，正厅楼上有一只很大的白老鼠精，人们晚上睡在床上，它会跳到你的胸口上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刚来的知青一听这么说，还真的害怕那只白老鼠精在夜里出来捣鬼，就在第二天晚上，一个叫程良能的知青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一只大大的白老鼠精压在他的胸口